

曾國藩



张 军 著



NLIC2971420432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曾国藩^传

张 军 著



NLIC2971420432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曾国藩传 / 张军著.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404-8658-7

I. ①曾… II. ①张… III. ①曾国藩 (1811-1872)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5420 号

张 军 著



张 军 著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刘苗松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印刷

201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x 980mm 1/16

印张: 33.5

字数: 410 千字

ISBN 978-7-5404-8658-7
平装: 定价: (全四卷) 198.00 元

湖南文艺出版社

改变命运与国运的强者（代序）

改革开放十年后，我们出版了唐浩明的长篇小说《曾国藩》三部曲；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的时候，我们又出版了这部张军的四卷本长篇传记《曾国藩传》。

曾国藩的确值得一写再写，一读再读。他不仅造就了晚清的中兴局面，而且，他还打开了近代中国的开放局面。

本书的作者张军，跟曾国藩一样生于农家，如今已是一家大型咨询公司的总裁。他不必像曾国藩那样面临战争的考验，但面前生存的竞争连绵，发展的挑战不断。人欲善其事，必先立其师。张军早就把曾国藩作为他的导师，现在，他用写《曾国藩传》来向自己的导师致敬。

“我最佩服的是曾国藩的内心强大。”张军说。

内心强大，用古圣贤的话来说，那就是内圣外王。内圣，我理解，意义之一就是内胜，就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就是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人性的弱点、个性的毛病。战胜自己是一场永无止息的冒险之旅，风光不断，艰辛不少。曾国藩不是一个从来没有任何毛病的人，更不是一个从来不犯任何错误的人。他的能量不是天上掉下来，是地上炼出来的；他的成功不是他人赐予，是自己打造出来的。

看《曾国藩传》，我们知道，曾国藩就读涟滨书院时改号“涤生”。涤者，洗涤旧染之污；生者，明代袁了凡“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悟。“涤生”体现了曾国藩发奋图强的胸怀，别开生面的意志。命运用天资平平洗涤他，环境用困难重重洗涤他，时代用血雨阵阵洗涤他，他经受了，承受了，过来了，苦尽甘来，时来运

转。他本来就不是少年神童，他后来也不是老来神仙。但是，我们看到他稳打稳扎，屡败屡战，兼容并包，知己知彼，把中国文化的力量、湖湘人物的能量，把好男儿的热量、读书人的容量，发挥到极致。

就像曾国藩一生的荣耀离不开他人的提携和拼打，张军新作《曾国藩传》的成书，离不开唐浩明先生《曾国藩》三部曲打开的局面。显而易见，张军借鉴了唐浩明先生的成果。但是，张军有自己的总体构思，有自己的总体风格。他的传记的写法，跟唐浩明先生的历史小说也不一样。因此，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出版唐浩明先生《曾国藩》三部曲之后，再出版张军的《曾国藩传》，就像是三湘四水后浪追前浪的余波荡漾，是文艺出版人新功接旧功的继往开来。

曾国藩是读书造就人格、考试改变命运的成功者，是中国优秀文化转移国运的实践者。在成家立业、修齐治平的大道上，让我们有书为伴，与德为邻，脱贫脱愚脱弱，致富致智致强。

卓 尔

于湖南文艺出版社 909 室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

目录

第十四章	“新园”落子中流	梧桐垂雨白絮落	章十卷			
第十五章	风翻起青萍之末	雨歇寒城平之灾	315			
第一章	湘乡荷叶耕读家	高帽山下风水地	001			
第十六章	1. 风水宝地	2. 浪子回头	3. 输了官司	4. 送儿读书		
第二章	高帽山下出巨蟒	曾氏门中有当家	018			
第十七章	1. 读书笨人	2. 江氏过门	3. 巨蟒投胎	4. 解说祥瑞		
第三章	浪子气跑陈先生	慈母施教忤逆子	033			
第十八章	1. 江氏劝夫	2. 金鸡啄米	3. 长沙聘师	4. 先生断腿	5. 含泪教子	
第四章	受辱后浪子回头	归正了真金不换	052			
第十九章	1. 神蟒救子	2. 计审鸡蛋	3. 砸缸泄愤	4. 菩萨看马	5. 上门许婚	6. 小偷奚落
第五章	充佻生奇耻大辱	中秀才吐气扬眉	074			
第二十章	1. 落第之后	2. 改名“涤生”	3. 奇耻大辱	4. 扬眉吐气		
第六章	中举荷叶破天荒	发奋书院苦煎熬	090			
第二十一章	1. 宝贵家训	2. 开导儿媳	3. 岳麓书院	4. 第一举人		

- 第七章 落第自诩董仲舒 高中改名曾“国藩”** 110
1. 进京会试
 2. 两次落榜
 3. 学董仲舒
 4. 五舅卖牛
 5. 崇光借力
 6. 改名“国藩”
- 第八章 衣锦还乡打秋风 喜得贵子忙祭祖** 132
1. 衣锦还乡
 2. 乐极生悲
 3. 四处拜访
 4. 四妹出嫁
 5. 祭祖进京
- 第九章 翰林磨性学圣人 儒生精进崇理学** 159
1. 首次面圣
 2. 旧衣面君
 3. 妻儿进京
 4. 拜师唐鉴
 5. 鉴定书画
- 第十章 逢大考连升四级 遇题对独领风骚** 188
1. 考卷出纰
 2. 买通太监
 3. 龙颜大悦
 4. 引领风尚
- 第十一章 川省士子主考官 武侯祠前后来人** 209
1. 乡试主考
 2. 抱病赶路
 3. 瞻仰张庙
 4. 视察考棚
 5. 解元赋诗
 6. 武侯祠前
- 第十二章 曾国藩发了小财 江忠源遇到贵人** 235
1. 送扇谢恩
 2. 寄银回家
 3. 帮助同僚
 4. 慧眼相识
- 第十三章 当湘籍京官首领 做落泊士子伯乐** 257
1. 长郡会馆
 2. 端午闲话
 3. 长兄若父
 4. 鸿章入门
 5. 封赠三代
 6. 林翼捐官
 7. 说“求阙斋”

第十四章 再当爹喜得四女 又大考骤升二品 328

1. 养病古寺
2. 大考骤升
3. 忠源弃考
4. 添儿拒礼

第十五章 风骤起青萍之末 雨欲来咸丰之灾 305

1. 老家忧喜
2. 灾荒警报
3. 大师嘱托
4. 咸丰年代
5. 风雨前夜

第十六章 大哥京城拜新主 小弟老家办团练 328

1. 荐才获宠
2. 警报南来
3. 弟办团练
4. 吓破了胆

第十七章 伴君王时时凶险 涉官场步步惊心 347

1. 获赠条幅
2. 惩办琦善
3. 圣意难测
4. 再任主考

第十八章 小池驿惊闻母丧 无名店险被贼擒 373

1. 惊闻母丧
2. 书荐载福
3. 欧阳兆熊
4. 写联遇险
5. 哭倒灵前

第十九章 太平军兵临城下 新巡抚爬城赴任 402

1. 驱民为兵
2. 朝贵殒命
3. 忠源遇刺
4. 围城激战
5. 爬梯进城
6. 忠源荐贤
7. 嵩焘送信

第二十章 左宗棠展才御敌 江忠源小试树威 432

1. 援绳入幕
2. 初见树威
3. 奇谋受挫
4. 借银助饷
5. 攻守两难

第二十一章 曾国藩戴孝出山 罗泽南披挂赴长 454

1. 深夜撤走
2. 动乱四起
3. 泽南率师
4. 拒绝亮基
5. 相继失陷
6. 谕旨传到
7. 嵩焘碰钉
8. 危言劝说

第二十二章 省城里挂牌审案 地方上乱民蜂起 482

1. 筹建团练
2. 挂牌审案
3. 严刑峻法
4. 民乱蜂起

第二十三章 守故土意志坚韧 征江西信心百倍 499

1. 倚重齐布
2. 百姓赠名
3. 勤练湘勇
4. 扩建团练
5. 得罪起豹
6. 家事国事
7. 出征江西

第一章 湘乡荷叶耕读家 高帽山下风水地

1. 风水宝地

长沙府湘乡县天平村白杨坪荷叶塘，距离县城一百二十多里，位于湘乡、衡阳和衡山三县交界之地，四周崇山环抱，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其所以名叫白杨坪，原因很简单，就是村子周围长着许多高大的白杨树。白杨树是乔木，生长繁殖力很强，三五年功夫就长成几丈高的大树。远远望去，只见一片高大的白杨树枝干凌云，显得气势非凡。山村乡里人家，有以景物命名的习惯，于是，将这个地方叫作白杨坪。

在白杨坪，住着一户姓曾的人家。为了叫起来方便，方圆人就叫其白杨坪曾家。

论起来，曾家并非当地原住民，而是外来户。这一点，世代代住在荷叶塘的人家知道，曾家自己也坦然说：早在明朝时候，曾家先祖从江西迁居湖南，一直在衡山县白果的大界居住，是一个人口繁盛的大家族。到了嘉庆十三年，大界曾家的曾竞希看到这里地势平坦，而且土质肥沃，便从大界搬迁到这里住下。曾竞希有五个儿子，他跟着三儿子曾玉屏过日子，一家人继续披星戴月精耕细作，成为方圆称赞的小康人家。

曾竞希的三儿子曾玉屏分得的家产比兄弟多，拥有一百来亩水田，还有大片的旱土和山林。这么多田地，自己种不过来，他便雇请两三个长工，成为地地道道的小财主。既然步入财主的行列，便学着书香人家，给自己的住宅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白玉堂。

乡村人家，几乎都相信屋场风水。方圆住户看到曾家的光景一年

年好起来，都说：曾家屋场风水好啊！

这个说法传出去，一个风水先生动了好奇心，不等曾家邀请，便自己悄悄揣了个罗盘前来察看一番。但凡阳宅风水，都讲究靠山、朝山、明堂和左右护山。他看到，白玉堂周围群山环抱，屋场背靠青山，中间是一片平坦开阔的农田。再抬头察看，他惊异地发现，白玉堂的父母山是屋场后面的高嵎山，中下部分为圆形青山，上半部则一峰独起，如同朝廷官帽上的羽翎耸然而立，这是风水中难得的官帽啊！发现了这个奥秘，风水先生气喘吁吁爬上山峰远远眺望，又发现这个官帽山的少祖山连接着几十里外的九峰山，远祖山则是南岳衡山。“来龙宏大，气势非凡哪！”风水先生连声赞叹，然后转过身来往下看。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从官帽山中间长出一条龙脉，一路蜿蜒而下，直奔白玉堂，便戛然而止，吐出一片唇褥。白玉堂就建在这片唇褥之上。站在山上俯瞰，白玉堂就像一个聚宝盆。

“好来龙！真是好来龙！”

风水先生一边赞叹，一边慢慢下山，来到白玉堂前察看。他用罗盘对准了白玉堂方位，然后走到田垅中远远眺望，只见白杨坪后是高嵎山，左面有一座虎形山，右面还有一座凤形山，整个山势如同一把硕大的太师椅，白玉堂恰好坐在太师椅上。转身站在白玉堂前，只见名堂宽阔开阳，远处案山正对白玉堂低伏，仿佛作揖朝拜一般。再看正前方，远峰朝揖有情，山势错落有致。在风水中，自古有“山旺人丁水旺财”的说法，水是很重要的。细看之下，他发现，高嵎山后流出一条小溪，弯弯曲曲流过犁头嘴，绕过滚圆如环的团山，然后向东方蜿蜒而去。整个屋场水口紧锁，难得的是滚圆的团山形成龟形的案山，两端由小山包结成华表和星辰，共同把守住水口，使得屋场藏风聚气，

实在是风水宝地。

这个风水先生两手端着罗盘，站在屋场前面东张西望，惊动了白玉堂年轻的主人曾玉屏。他走过来对风水先生说：“请问先生，您拿着罗盘看什么？”

“看风水。先生，你家屋场风水好啊！”风水先生满脸堆笑，对着主人作揖道贺。但凡干这一行的，讨得主人欢喜最重要。主人一高兴，少不了酒肉招待，还有银钱酬谢。

曾玉屏打量了风水先生一眼，轻轻哼一声：“风水好？我家住在这里几代了，靠着出力流汗过日子。你说风水好，难道不出力流汗也能过上好日子？”

“先生，话不能这么说。”风水先生微微皱眉。他观言察色，发现主人长得高大威武，眉宇间透出勃勃英气，是个难得听进别人说话的倔强角色，连忙解释：“屋场风水好，保佑主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并不是不出力流汗也能过上好日子。还有……”

曾玉屏两眼一瞪，打断他说：“你别说了！我这辈子只相信土能生万物，相信锄头底下出粮食，不相信地仙，不相信和尚道士，也不相信吃药！”

“你……”这话硬邦邦，牛都踩不烂，风水先生被呛得说不出话来。

曾玉屏猛地转过身，把风水先生晾在禾场边，径直走进屋里。

风水先生看着他的背影，好一阵才喃喃地说：“怪人！这么好的屋场，怎么出怪人？”

2. 浪子回头

风水先生说得不错，曾玉屏是怪人，远近闻名的怪人。

比起前一辈，曾玉屏个子长得高大，脾气也要大许多。他幼年在陈氏宗祠读过几年私塾，没多久就厌倦了，喜欢四处游荡。父亲曾竞希做主，给他娶了附近的寒门王家姑娘做媳妇。曾竞希的想法和乡村人家一样：子孙发达是第一件大事，给他娶上媳妇，很快就会生儿育女，就知道过日子的艰难，能安安心心在家种田过日子。在老人家心里，还有一个不便说出来的想法：女人是一条软绳子。给儿子拴上一条软绳子，就能牢牢地把他拴在家里，拴在田地上。他没想到，自己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儿媳妇老实本份，根本拴不住儿子。

年轻的曾玉屏生性好动，不喜欢整天守着老婆孩子，也不喜欢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劳累。开始的时候，他经常到附近跟乡里闲汉闲逛，后来，便骑马往返于湘潭城里闹市。在湘潭，他结识了好些个酒肉朋友。那些人知道他家境富裕，包袱里揣着成串的铜钱，还有白花花的银子，一个个喜笑颜开，攀着肩膀和他称兄道弟。曾玉屏为人豪爽，不知道别人看重的是他包袱里的银两，满以为自己真是城里人也敬重的大老倌，昂首挺胸走进酒店。

“几位爷，雅间请！”酒店跑堂的伙计满脸堆笑，把曾玉屏一行迎进店里，“本店有正宗的山西汾酒，绍兴女儿红，还有长沙白沙液，请问要哪一种？小的麻溜给您拿来。”

曾玉屏一屁股坐在上首，将包袱咚地搯在桌子上，高声说：“好酒好菜尽管端上来，伺候得好，大爷我少不了有赏。”

“好嘞——”跑堂的伙计两眼笑成两条细缝，一口气报出酒菜名：“长沙白沙液两瓶，宫保鸡丁一盘，爆肚片一盘，黄焖鳊鱼一盘，麻溜端过来，爷几个请慢慢用！”

酒菜上桌，不等曾玉屏吩咐，一个手脚麻利的汉子哗哗倒上酒，

几个人便畅怀痛饮起来。喝了一瓶，他嫌闷头喝酒不痛快，提议划拳，输了的喝酒。他的提议立刻得到响应。于是，酒店里响起喧哗：“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六六顺——你喝！”“喝呀！”不

究竟喝了多少，曾玉屏记不清，反正喝了一瓶又一瓶。酒店老板深知客人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客人喝得越多越高兴，只要客人要酒要菜，马上叫跑堂的伙计送到桌子上。这一喝不要紧，直到东方泛白，几个人全都歪在桌子上打呼噜——醉了。老板也真个好耐心，吩咐伙计将客人扶进隔壁房间，还吩咐给客人脱了鞋，盖上被子安睡。反正，这些服务都是由客人掏腰包的。直到日头正顶，曾玉屏还在床上酣眠不醒呢。

把包袱里带着的钱花光，曾玉屏才和酒肉朋友告别，恋恋不舍离开酒店。

回到家里，婆娘王氏低眉顺眼问他：“你回来了？”他鼻孔里哼一声，婆娘便不敢吱声。爹老子曾竞希看见他，走过来板着脸说：“这些日子，你到哪里干什么去了？”他当然不敢说自己在酒店里跟酒肉朋友划拳比酒，支吾说：“到湘潭一转，跟朋友谈生意。”爹老子接着问他谈什么生意，赚了多少钱。他灵机一动叹口气：“这回没赚到，反而折了本。过几天再去，准保赚回来。”

“嗯，做生意有折也有赚，折了一点不要紧，下次赚回来就是。”曾竞希轻轻叹息，心里盘算：儿子是聪明人，下次准能赚回来。

过了几天，曾玉屏又揣着十几串铜钱，还带了七八两银子，骑着马去了湘潭城。没多少日子，他又回家，对爹说：这回不走运，还是折了本。

眼看儿子这一次又折本回来，曾竞希想到那都是精打细算积攒下

来的，给儿子这么打了水漂，禁不住心头一阵阵肉疼。无奈儿子硬是不肯认输，说死说活要把折了的钱赚回来才罢休，心里又想：难得他有这份志气，不如随他算了！

再进湘潭，曾玉屏学乖了。他发现，那些人这个说有福同享，那个说有难同当，却没有哪个人回请过自己一次，看透那些人抱定跟自己“有福同享”的心思后，他渐渐心生厌恶，觉得这些人十分狡猾，不愿再当冤大头，大把大把化钱供他们吃喝了。

一天上午，他在旅店沉睡，忽然觉得喉咙里像火烧。他明白，昨晚实在喝得太多了。那些酒肉朋友都走了，旅店里静悄悄的，他听见自己的心口在怦怦乱跳，脑袋里也在嗡嗡乱响。他挣起身，径直走到厨房里，舀了一大碗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喉咙里的烈火被凉水浇灭，顿时十分舒坦。

他走到床边，仰天躺下，忽然听到旅店隔壁有人说话。侧耳一听，听出是两个老馆子在低声叽咕。一个说：“你看到那个酒醉喝水的后生吗？听人说，这后生家里富裕，祖辈都勤劳节俭，才积攒出来一份家当。”另一个长叹说：“老古辈说得好，兴家难，守家更难。祖辈虽然勤劳节俭，但是出了这样的轻浮子弟，能守得住祖辈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吗？败家子哪！出了败家子，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毁败。可惜啊！”接着，一阵长叹。

败家子！我花自己的钱，你敢背地里说三道四？

曾玉屏腾地翻身坐起来，正要闯出去把那两个说闲话的老馆子痛骂一顿，还是忍住了。这里毕竟是湘潭，不是自己的家乡白杨坪，不敢惹祸。再说呢，老馆子说的也在理，自己拿着祖辈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花天酒地，不是败家子是什么？想到这里，他脑海里浮现出爷

爷和父亲起早贪黑劳累的情景，浮现出他们桌子上掉了一粒饭一片菜也要捡到嘴里的场面，自己却在城里和酒肉朋友通宵达旦醉酒，不由得心虚气短，无力地瘫软在床上。

这天中午，旅店伙计来问他吃什么，他说不饿。傍晚，两个酒肉朋友来到床边，笑嘻嘻问他再来什么酒，他苦笑一声说：“昨晚喝的酒还没醒，现在只想睡觉，不喝了。”

两人失望而去，他在床上辗转反侧，整整一个晚上没有合眼。两个老信子闲谈说的话，在他耳朵里不断轰响：“出了败家子，再大的家业也经不起毁败。”是啊，如果继续胡闹下去，祖辈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就会毁在自己手里。

“从现在起，我再也不做败家子了！”曾玉屏大喊一声，捏紧拳头砸在桌子上。

旅店伙计吓了一跳，赶紧跑进来，赔笑说：“客官，你要什么？请吩咐。”说着，垂手站在一边。曾玉屏苦笑一声，顺势说：“什么也不要，结账！”

结了账，曾玉屏把寄养在旅店里的白马牵出来，径直走向城郊牛马市场。酒友张小二和王麻子见了，连忙跑过来，问他是不是给马钉掌，东门口熊铁匠打的马掌最好，价钱也公道，现在就陪他一起去。

“我不要钉掌。这马卖了！”曾玉屏斩钉截铁地说。

两个酒友相互看一看，心里暗暗盘算：一匹马值好几两银子，他给卖了，够我们吃喝好一阵的啦！于是满脸堆笑，紧紧跟在后面，还帮着他跟马贩子讨价还价。看着他把八两银子放进包袱，王麻子立刻说：“大哥，东门悦来酒家最好，我给你带路。”

“什么酒家都不去，我要回家了！”曾玉屏冲两人拱手。

王麻子满脸失望，一句话也说不出。张小二喃喃地说：“大哥，你什么时候再来？”

曾玉屏知道他们的心思，笑着说：“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准。反正，从今往后，我不会轻易到湘潭来，更不会在酒店过日子了。后有期！”

“大哥，一路保重！”王麻子向他拱手，拉着张小二走了。

看着两人匆匆离去的背影，曾玉屏心里生出苍凉的感慨：这就是酒肉朋友！当我大把化钱让他们白吃白喝的时候，就嘴上抹蜜称兄道弟；一听说不会轻易到湘潭来，更不会在酒店过日子，就一溜烟走了。我真是鬼迷心窍瞎了眼！

感慨过后，他走进一家包子店，要了十个包子吃了，喝了一大碗茶水，打出一个响亮的饱嗝。然后，再买了二十个包子，让店家用荷叶包了放进包袱里面，便踏上回家的道路。

从湘潭到湘乡荷叶塘，足足有一百多里路程。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了。步行回家，并不是一件轻松事。既然马已经卖了，他就决心步行走回家去。才走了十几里，他就觉得脚趾生痛，脱了鞋子一看，原来双脚打了血泡。他从路边找到一棵荆棘，摘下棘刺挑开血泡，又继续往前走。一路上，不时有人骑马经过，嗵嗵的马蹄声中卷起腾腾尘土，闹得他头上身上灰蒙蒙的。“老子也有马，卖了不骑罢了，你什么东西，我呸！”他冲着马上的人啐一口，又继续赶路。

他一瘸一拐走到家门前，已经夜深人静。狗发现有人走近，汪汪狂叫扑过来。

“该死的畜生，认不得老子了？”曾玉屏飞起一脚，将大黄狗踢翻。听到主人熟悉的声音，大黄狗忍痛爬起来讨好，对他摇尾巴。

外面的动静，落进婆娘王氏耳朵里。她听出丈夫的声音，赶紧披